

165

寶

三鄭官同權出佳列傳第九十一 唐書二百六十五

端明殿學士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 纂錄學士吏部侍郎

集賢殿學士 宋 祁奉 勅撰

晉書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榮陽人三世自顯官餘慶少
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
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為翰林學士少工部侍郎
知吏部選浮屠法湊以阜為民訴關下詔御史中
丞宇文逸刑部侍郎張或大理卿鄭雲遠為三司
與功德判官諸葛沐參按述敘史也餘慶劾述猥
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時建其言貞元十四年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停經義素
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貶又歲
旱飢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爲中書御史滿三疊二件
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刀會憲宗立即
其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三書滑渙與官
人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爲光琦沮變者冷
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賢餉奔委之第泳至官刺
史杜佑鄭綱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
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
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贓敗帝寢聞叱去事善

之改國子祭酒兼遷吏部尚書醫工崔環者自注
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
五品正員開徵辛路不可權者不悅改太子少傅
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釐數驚太常肄樂示
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爲山南西首節
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泐階
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五品五品不立一使府實吏
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罪出使多所
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一品服大濫人
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董遷尚書

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又時慶以宿德進公論浩
然歸重帝患與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謂為
詳定使俾參戎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為副崔駰
陳佩揚嗣復度敬休為判官凡損增儀規號籍詳
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為太子少師封榮陽
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
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
資完普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
太保諡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為贈餘
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任四朝其祿悉期所親或濟

人急而自奉麤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太常詔人曰
祿不及親及而後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
禮獻皆親閱之後生內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
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禮聘使持幢
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媚天子無恐不厚故
一使者納至數百兩此其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
是家貧不可妄取議者或詆其沽象餘慶不胥
也奏議類用古一如仰合不官馬萬蹄有司不曉
何等語人嘗言其不帝時有定之細家昭國坊網第
在南餘慶第不世謂其不此鄭相二子濟

濟本名誦避文宗改名改第進士累遷至補闕
敢言無所諱憲宗嘗曰卿今子而朕直臣
也可更相賀也凡此皆人言外郎時刺史或
迫吏下紀功受由此言相杜其欺餘慶為
僕射避除國子史館武宗立入翰林為
侍講學士帝使梓經史為史年受其博而精試
舉諸條摘明之隋即酬折由合因賜金紫服累
進尚書左丞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
元創學廬濟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戶部尚
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宣四

事處誨從諱尤知名

馮誨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
宣武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閭處誨謂
未詳更撰明皇雜錄為時盛傳

從諱字正來及進士策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
孤絢魏扶皆澣門生數進與之遷中書舍人咸通
中為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為河東節度使徙宣
武以善最聞改領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
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比兵寡弱從
諱為上其酋其酋右職為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

然僖宗立召為刑部尚書又之擢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進明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間邊多虞入
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谷可東節度使康傳主
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 戰數負傳
主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攻傳主殺之劫府庫為
亂朝廷以為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以譚檢校司
徒以宰相秩復為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
擇參佐從譚即表長安之主調自副真部負外郎
劉崇龜司勳負外郎趙宗為節度觀察府判官前
進士劉崇魚推官左拾遺李恣掌書記長安尉崔

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
得才多也時承軍亂剽殺日勞午從譚既視事姦
無瘦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 其球不善意且
才可任釋不問而可以 曠限許稍故得其死力
渠凶宿狡不敢發 一皆忘毛惕伏會黃
巢犯京師帝駐蹕 大詔從譚發部兵為蜀北面招討
副使諸葛爽入言從譚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
而李克用謂 原可乘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
東釋言討 須索繁仍從譚以餽醪犒軍克用偷
謂曰我且 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譚登城開勉感

察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
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讜追安使與將王蟾高弁
等踵擊亦會彘武契必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
引還即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合諸將命
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
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縣嵐石並河而南獨克用從
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哭幣歸之明年賊
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省親鴈門願
公徐行從讜即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
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救克用王按箝效之乃

軒黃頭軍以糧少劫其甚負從讜聞走絳州方道
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
至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累第卒謚文忠
從讜進止有禮法性剛滿口若月謀在汴時以
處海殺於鎮訖代不
稱譽之最後竹石用
有功奏為行軍司馬
以唯疆悍而
與敵以宰相
為賊尤憚之

鄭珣瑜字元古

陸渾山以養

宗城尉山南

大曆中以諷諫

丞以拔萃為萬年

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

解訖喪遷吏部員元初

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

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為河南

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

孤值天寶亂退耕

張誠之承皆謝不應

第授大甲評事調陽翟

用宰相推左補闕出為

部員外郎以母喪

十省郎治歲亦珣瑜

為諫議

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

珣瑜視事直內贊珣

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

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

靜惠下賤斂貴發以便民方

蔡河南王魏運珣瑜密儲之

不知僦運勞凡迎送敕使中

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之

約者珣瑜輒挂壁不別至

曰軍須期會為

恃以取求苟以

也故下無怨

正過之俗以吏部侍郎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李實為之始也進表珣瑜顯詰
曰留府紙帛入有書錄者上曰度支今進丞乃出
何色邪具以對實方事夜進之必免順宗立即遷吏
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為學士鹽鐵副使內
交奄人攘撓政機直執誼為宰相居外奉行叔文
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夕宰相會食白官無
見者叔文恚叱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
語珣瑜與杜佑并四郢縣獲食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
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

家不出七日罷為吏部尚書亦曾有疾數月卒
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
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
正請更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靜周
也文終文成漢也況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巽曰謚
一正也堯舜死也三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
議子重

覃以父蔭補中書校書郎權貴宗諫議大夫憲宗取
五中官為和羅什重來之德宗立不卹國事數
荒暍吐蕃方彊覃與崔寧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

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安逸者乎今雖海內安寧而邊
徂候中國假令緩兵一二不知陛下所在不敢
事乎夫金縢之書。血可使信。慶無功。濫被
賜與。願節用。以。天下之幸。帝不。曰。諫官也。帝意解。乃。詔。曰。閣中殊不款款。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延
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和慶王。承元。從。節
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安其軍。詔
。為。宣諭使。起居舍人。王。始。鎮人。慢。其。及

。傳。詔。開。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
。京。兆。尹。文。宗。召。為。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單。
。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
。知。政。以。。單。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力。陽。遷。工。
。部。尚。書。。罷。能。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單。復。召。
。為。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為。御。史。大。夫。帝。嘗。謂。殷。
。侑。善。言。經。其。為。人。鄭。。單。比。也。宗。閔。復。曰。二。人。誠。通。
。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單。侑。之。言。它。人。不。欲。
。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單。繇。戶。部。
。尚。書。下。除。祕。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

君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視詔於中遂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不喜文辭病
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治文采勝質
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
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邪且設是科二百年
渠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
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新
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慕王
夷甫公不及為斬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
然帝曰要矣任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

退約與人未嘗與狎任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內無
妾媵女孫適崔舉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
家覃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為天子言
故終為相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為太過憚之始
覃以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
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鑿石大學示萬世法詔
可覃乃表周埤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曰正其文
刻于一石于齋綽

齋然峭立有父風少門蔭進為太德裕所知權謂
南尉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諫鄭

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灌被責未以不
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
漢公為荆南節度使坐貪吝貶祕書監尋拜同州
刺史裔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即位諫臣規
正無不納至是有為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
禁中天子擊球至門下官謂一人曰近論漢公事
類朋黨者裔綽曰同州太宗與王地陛下為人子
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
帝變色翌日敕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絳魚
後繇以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輩第胡

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輩曰孔子所刪三百篇
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
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詩以考
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
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談譏願陛下不取也帝
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蝨人邪昔
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對故武帝本紀多失
實輩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
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輩所陳因武帝以諫欲
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輩

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
宜寢饋以之曹暉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大學
五經經置博士祿與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
成三年旱帝多出宮人李廷入賀曰漢制八月選
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丘所謂未見好德者陛
下以爲無益放之盛德也曹暉又推贊曰晉以采擇
之失與天下爲左社宜陛下以爲殷鑒帝善其將
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日一入中
書日商量政事俄罷爲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
復用欲授暉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暉清正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
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
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
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
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
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
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
悅謂宰相曰朗授故事不異朕見起居注可謂善
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一言不
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累遷

諫議大夫為侍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為鄂岳浙西觀察復進義武宣武二節度廢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定排朗驕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即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奉徙它官久之以疾自陳罷為太子少師卒贈司空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

獲曾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為衛州人九歲通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為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營言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大罔極茲蒸之思妻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捨人就寺何福之為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柩春秋書之為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

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
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
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聞者昆吾孔熾荐食生
又百姓慄慄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二尺寸功隴外
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
獲天士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
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棄于今未已夫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
殊獲取足於人勞罷死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
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賄

寡猶當稍息勞弊以噢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
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
有權酷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
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
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
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
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
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
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
曰德教加於百姓形于四海天子之孝也又曰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祀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祿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彫琢金玉之為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使費尚淺人貴皇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上言王

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藉于眾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而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不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八寶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攘禍下之然一作不竊感之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陰陽仁未曾了為也若以致為名則至德要道以人未始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下之然一作不竊感之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陰陽仁未曾了為也若以致為名則至德要道以人未始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方務厥德罔有干

竭作土木並起。味高。不皇食息。撈咎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心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勸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為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為朔方守。書。訖子儀怒。判官張曇奏。抵死。郢引。採其力。管子。俄意下。徒。宿氏。承。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方。銳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羣將。未集。郢恐為懷光所乘。與李鄘固止之。會懷光子。瑋。候。郢。郢因脅說曰。君視天

寶以來。無長者。今向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恣。衆。而。動。自。絕。于。天。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瑋。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開。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謂。郢。抗。詞。無。所。愧。隱。觀。者。為。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營。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上。務。朋。比。更。相。譽。薦。為。以。動。有。司。徇。名。二。實。郢。疾。之。八。謝。絕。請。謁。額。行。藝。司。首。部。凡。二。歲。甄。幽。

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為衰遷太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報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罪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為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初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鄂奏罷之復召為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之骸骨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鄂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詔家無留累或勸盜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

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文曰祿稟雖薄在我則不餘田莊何所取乎鄂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鄂未有所建白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咎鄂子定公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姪尹外倚姦回以攘天權然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罅吉珣瑜鄂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忿卧第與鄂佐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子定辯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鄂曰柰何以

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
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小字董二出
重其早惠以字顯長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上圓
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
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
交皆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劔
南奏署掌書記入爲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
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
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及發宣威軍益左右神策

以監軍爲中尉實文場恃功陰誣宰相進擬如
軍比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
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
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
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
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
天下謂爾背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
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非中
人得卿言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
用事權震中外

甲 興陵王旌廢欲危之帝召綱草

立太子詔綱下朝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
乃定憲宗即位拜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遷門下侍郎始盧蘇史與工承宗連和有詔歸
路從史辭路乏糧請山東立言甫密譖綱漏
言於從史帝怒坐浴殿召綱下綱絳語其故且
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一綱而族然誰以聞陛下
者曰言甫爲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
犬彘綱鏡與姦臣外通恐言甫勢重內忌造爲醜
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爲
帝夷則節度彊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綱綱常

默默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又乃檢校禮部
書出爲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
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大和中
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
空謚曰宣綱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煩
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孫頴舉
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
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皐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
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聞韓洄黜陟河

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社
佑裴曾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
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
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受資數道故
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霖雨一時農田不開庸亡
日衆宜選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
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
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
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
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羨利以夸已功用官錢

惟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
軍乏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爲流言
胡不以新利召延齡管覈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
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洙其人疏奏
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
是時帝親攬庶政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
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爲舍人居數歲
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
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
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更得

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之上要重之司不宜
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
耳久之知禮部貢舉貢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詔
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貢十九
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
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
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
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
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
踏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田經用

以種貸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
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息歸於上
矣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爲民毆辱者不
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
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
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糶于民則時價不踊而蓄
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
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
爲國措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
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

又言比經紕放者自謂枚拭無期坐為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紕放者或起為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還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徵寢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興陳以為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胄俗既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

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興復請赦承宗徙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均病德興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鐸繇河中入朝求廉宰相李藩以為不可德興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勲否則疆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鐸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董溪于臯募以運糧使盜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興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

正德六年十一月唐書卷九十九卷五十一
等繆設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
法臣知已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
報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常問政之寬猛
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
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
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
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
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
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
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

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為本官以
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封扶風郡公于頔以
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為請者德輿
將行言于帝曰頔之罪既貸不竟宜因賜寬詔帝
曰然卿為吾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
是詔許孟容蔣乂判彙格敕既成上之留禁中德
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篇
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後
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謚
曰文德輿生三歲知變四歲能賦詩積恩經

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嘗
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
有補於世其又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
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籍
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云子璩
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
李宗閔乃父門生故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
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
肅韓偓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
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閬州刺史父

宗憐其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
能世其家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永冠舉進士陸贄王貞
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祕
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
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
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
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言矣因讓見聽憲昭太
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訌而將建東宮
詔羣爲澧王作讓羣奏入凡已當得此讓不當得

之為用讓今欲王嫡宜為太子帝從其議魏博田
季安以下二紳助登開業佛祠羣以為無名之獻
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戶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等
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
婢此其產也織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老丐子
以養公師更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
死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勅無及矣於是免死羣
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
乎此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辨謗略以自激鑒其要

云何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為難察
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庸受之說其難辨也
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
正而不敢以欺帝聽其言與州刺史苗稷進羨錢
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
戶之贖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
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
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日
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
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絃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

其後安于逸樂遂正士眩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
進李林甫揚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實為亂願陛下
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
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
亂固已分矣左古為感動羣以是諷帝故鑄銜之
帝卒自和鑄會羣臣上帝號鑄欲兼出孝德為號
羣皆以為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
東賜邊士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其甚至欲引佩刀
自決中外皆恐鑄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
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為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

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為天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
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
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又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
則傳付又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部尚書
充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制王智興得士心不若未
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藉兵逐羣失守左
遷秘書監分司東都改華州刺史歷宣歙池觀察
使進兵部尚書出為荆南節度使召拜吏部尚書
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苟多難之出人人

長慮而深謀曰惕于中德以為未也曰吾覆亡不
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與畏之也禍難已
平上恬下文施自如巨敵具難得雖無賢尚可士
也佞可去難存使不遠亂也視漏弗惜忽傾弗支
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立不畏
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
皇帝本中主身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
羣以為相李村甫則治亂已分一言信是扁鵲
所以謂桓侯也
二鄭高權崔列傳第九十

賈村令孤列傳第九十一

唐書二百六十六

端嚴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議奉直學士

元集賢館學士宋 祁奉 勅撰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
尉上書論事徙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為度
支判官累遷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
駕膳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
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
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技耽召為工部尚書

耽內詔于懷歆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言
且治行數將吏請澤大府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
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旌鉞利公土地可謂事
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為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
朝廷有命即為帥矣五尺之趨觀得以君俱乃行軍
中遂安俄為東都留守故事兵守不出城以耽善
射優詔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
偽號而陰蓄兵謀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
道出滑或請館于外耽曰與我辭道亦何疑之使
暴于野舍館城中宴無下納士由心服耽每敗從

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
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封
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
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愛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
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
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
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
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陲山川夷
岨必窺知之方吐番盛疆盜有隴西異時川縣遠
近有司不復博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

所經受為圖又以洮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
山險水原為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
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二丈三尺
以寸為百里并譏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
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本州
縣以朱刊落疏外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
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公著貞元十道錄以貞
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為表蔡開元為採訪使
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備其器依然蓋長
者也亦喜臧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亡

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
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聖重然諾不交游
皆一時俊傑為安慶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
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王嫁突騎施詔希聖為
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海表署靈州別駕開以道支
度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
屬吐蕃以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
節度故拜希聖代州都督希聖後馳傳度隴破焉
奔喪斬十餘級遂拔新城城而還擢鴻臚卿於

是皆漢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其皆懼遺書求
和希聖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事唐宗嚴等權泉
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合至莫門焚積蓄卒城
而還授二二官時軍屢興府庫虛空布望居憂歲
芻粟金帛豐餘宜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布望結其
驢谷曰以貧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布望不職下
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
異金者皆得罪布望受重文學明下所引如崔顯
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
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

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為辨處契要
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
表置幕府入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
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為水陸轉運使
改度支兼和糶使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剴決以戶
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拏戰民困賦無所
出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
分遣使者省吏負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
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丙官六百負設官

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
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負誠救弊之切也昔咎
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
正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
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
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中都水
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即
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
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九將
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

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
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宜遷易不同爾詎
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伸龍
中官起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關負則置員外
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十四方無虞
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且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
黎由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
得三百萬比天寶具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下之二
出賦者已多而賦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
下尚有鼓畜一不一少官官一被罷者皆在託焉此

常情之說類非至論曰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
亡又况顧雍戚家之
建武時公孫述既覺柴滅
太和正始太元時公孫
非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
羅取俊又猶不慮失人以
其敵今田悅輩斂刑暴
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
荒睡業秦晉李福
北之患若以習父不可以遽改且應推省別駕參
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五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
所以開不如狀舉者當舉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
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
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勳級纔得地

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
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
憚改作耶議入不省盧祀當國惡之出為蘇州刺
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
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衢疏折廬閉以息火災朱珪
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
出為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
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
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使徐泗
討定之佑具舫艦遣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

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
愔徐州節度使沂濠泗二州隸淮南初佑決雷波
以廣灌溉斥海瀕弃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
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
宮傅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為佑斥去之十
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
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文鹽鐵使於是王叔文
為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
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即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
使不可專耶乃出諫為河中少尹叔文欲擢東宮

翼佑為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
翼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
於翼始度支晉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
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還少府職務
簡脩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為亂
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為無良邊臣有為而叛即
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
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
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
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

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
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
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法恐後奉使者為國
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
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
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
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
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歛求繇役遂致
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
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為邊境

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彊邊備未
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
求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
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
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
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
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
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謚曰安
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據百家
侔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向

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
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
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
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苑鑿山股
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
冠天性精於吏職爲治不暇察數幹計賦相民利
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
夫人有所蔽云子

式方字考元以^上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
簿考定音律^如高郢稱之佑既相出爲昭應令遷

太僕卿子宗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穆
宗立授柱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羞
膳及死替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
元和初爲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嫌再徙祕
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宗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爲相
其婿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
歎曰德輿有婿乃爾時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選
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
疾唯宗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

都尉太和初由禮州刺史召為京兆尹遷鳳翔忠
武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悰又
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尉皆
為公主脹斬衰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始詔
赦而暮著千令會昌初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
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悰同選
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琮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
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琮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
有意倚悰為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
後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漣
漣渠遺米自給呼為聖米取陂澤茨蒲實皆盡悰
更表以為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酒宴適不能
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為留守復節
度劍南西川召為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始宣宗世薨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
內院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慚樞密使王歸長馬公
儒等以遺詔立薨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
中以為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又

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宗它宰相畢誠杜
審權將伸不敢進乃授宗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
宗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宗遽封授使者復命謂
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
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冊
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為鳳翔荆南節度
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
于宗宗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宗不意其死
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
奠宗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

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喪
故時號秃角犀子齊休懿宗時立翰林學士給事
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
大順祈錢鏐遣弟鉞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
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為之
以粲為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粲害焉始孺休
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與
兄述休同死悛弟悛

悛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
自廣陵來見悛勸出家屬以身守悛曰吾出百口

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
下搗之聞難完濬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
易愾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愾爲好言厚禮迎
勞賊不虞愾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
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愾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
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愾擊鼓乘城
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
息謹乃請救於成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
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
盡沒愾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

共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絢遣牙將李湘屯
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竝沒於是援絕
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饘以給
懿宗遣使加愾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
圓入城見愾約降愾怒殺之勛復遣之書愾答書
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
攻不得志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
愾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謹冒圍出入糾輯援師
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愾遷義成軍節度使檢
校兵部尚書卒

牧字收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
表為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為牛僧孺淮南節度府
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棄
官復為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
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
度牧追劾長慶以來朝廷措置凶術復失山東鉅
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
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生
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
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

離為幽州為井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
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
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
數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
日離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一冀州以其恃疆不
能也其必破弱雖已破其累復疆六也井州力足
也幽州幽陰慘殺也其人因以為名黃帝
也為兵階自後帝王也周少康廢朝不
一也晉大常備役諸侯也二也晉經六世乃
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也三也取諸國韓信聯

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
成於鄒魏武舉官渡三分
至宋武號英雄行蜀行關
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
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
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
為王宋為霸由比言之山
者不得不為霸得之足以
未庶盜起出入成阜函潼
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
武始於上谷
亂胡作
分天
荒蕩
一家
故隋
王霸
不為王
安天寶
地郭李
盡不得

六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
哇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
為寇以裹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倒橫邪未
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日月熾天子因
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
一肉不畋不樂自卑穴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
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
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
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
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

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
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
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
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
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柰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
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
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
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
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
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

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
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土
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
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
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
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
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
黎陽距白馬津三千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
睥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
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和中舉天下

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
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
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
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
輕重在魏非魏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
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
粟多毆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毆自戰
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
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
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至有園急食

盡啖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郗士美敗趙復振杜
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
審攻守為浪戰取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脩撰
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黜
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
遂取之以為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
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
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
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

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爲壘
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出與昭義爲敵王元
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
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
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復賊巢昭
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曰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
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麻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
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中
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

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
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
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左援者從兄悰更
歷將相而牧回躡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
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
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
悉取所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
杜以別杜甫云顓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爲學舉
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顓足敵數百人
授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裕責

盛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大和末召為咸陽尉首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即辭疾歸顓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令狐楚字殼士德蔡之表尚也生五歲能為辭章逮冠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為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高

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嘗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儋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譴將為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上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既除召授右拾遺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歲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鎛以言利幸與楚蕭俛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為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以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

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鑄旣相擢楚河陽情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房州楚至子渾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鑄薦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即行進門下侍郎鑄得罪時謂楚緣鑄以進且嘗承

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悅輔政乃不敢言方營陵詔楚爲使而親吏草止牧奉天令于輩等不償備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係路詔捕輩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遂出紳即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鑄諭人人悅喜遂爲善

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都留守徙天平節度使
始汴鄆師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
取又毀李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節河東召爲
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左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
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太常
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擊神
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
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領
之既草詔以王涯賈餗寃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
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

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
治園植茶人不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
出禁兵界左右街使攝宰相入朝至建福門及是
亂乃罷楚即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仗請省謁辭
本於鄭注實爲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踈血
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上巳賜羣臣宴曲
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洽感結稱疾不出
乃請給衣衾櫬槨以歛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
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三
贈司空諡曰文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

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爲政無撫御治
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
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
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其露事
誅讒者衆請齊威並見昭洗辭致典盡無所謬脫
書已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謚勿求鼓吹
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其位是夕有入星實寢
上其光燭延坐與家人談乃終有詔傳鹵簿以中
其志子緒緒顯于時緒以蔭仕歷隋壽汝二州刺
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綯當國固讓宜

宗嘉其志乃止

綯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爲湖
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
遇風雨六官百官比肩避獨見頴而髯者奉梓宮不
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走帝曰有子乎對
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綯今守湖州因曰其長爲人宰
相器也即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
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言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
也卿爲我舉其要綯頌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
亂未嘗任賢任賢尊天下之福任不肖覆天下之

禍帝曰善朕讀此常二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必
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
中書舍人龔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
遷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策與金蓮華
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比日駭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
僕射門下侍郎冊拜司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
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
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
入濁河剽舟而上絢聞遣使慰撫且餽之裨將

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削
專之今其兵不一千四百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
其畏我甚高郵崖峭水狹若使焚燬火其前勁兵
乘其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不足
禍亂滋矣絢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
不爲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
六七萬徐乏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階之糧盡嗟人
以飽語絢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愔
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譖辭謝絢曰數家
赦所以未即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圖去之以身

聽命絢喜即請假節而勅湘曰賊已降東漢成
淮口無庸戰湘乃撤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賊
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郝厚本
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程行約千兵與湘會未至
而湘覆賊僞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既師敗
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爲太子太保分
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
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師子鴻渙渙
鴻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鴻與鄭顥爲姻家估
勢驕復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

敢言懿宗嗣位數爲人白發其罪故絢去宗相
巧鴻與羣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
崔瑄劾奏絢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
屈朝廷取士法爲鴻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
聽鴻乃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
脩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交疏指其惡
且言絢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虐流著
使天下兵戈調敷不給琢本進賂于鴻鴻爲人子
陷絢於惡顧可爲諫臣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
本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革刑部侍郎李

鄴爲夔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
不及陛下且瀉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瀉未嘗舉
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辭及第不已周平瀉
亦懼求換它官改詹事府司直絢方守淮南上奏
自治帝爲貶雲爲興元少尹蛇華陰令瀉亦漣阮
不振死渙渙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大和未以駕部郎中爲
弘文館直學士李訓亂王潛休方以是日就職定
往賀爲神策軍并收斂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
觀察使

贊曰耽佑楚皆博儒大不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
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礪中而玉表歟綜緝
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
賢矣哉

賈杜公狐列傳第九十一

國

德